

人·詩·社



行印局書東大海

新詩和新詩人

上卷 詩

人類漸漸要發現，

我們要請詩來，

替我們解釋人生，

來安慰我們，

來支持我們。

——倘若沒有詩，

我們的科學就不會完全，

并且現在許多關於

宗教的與哲學的，

也要被詩所替代。

馬泰阿諾特

第一章 總論

什麼是詩，詩的種類，性別，構造，組織，怎樣？詩的定義怎樣？詩的價值功能又是怎樣？這幾個根本的大問題，從古代的書到現代的書，從偉大的詩豪到多才的文學批評家，都不曾完美盡善的下過具體的答案。（自然是以我個人所曾看過的書爲限）關於詩的構造，組織，和種類，派別，的問題。從來還有人分析說明得很清楚很詳盡；只是這個詩的定義的問題，古昔的一般文學者論調已經是各主一說，紛紜莫定了。到了近世，議論愈多，歸結點也愈不能一致；二十本詩歌論中，總有十九本的答案是不能相同的。至於詩的價值功能的問題，尤爲爭論最烈的焦點。有一大部分人主張詩是應該切合於人生的要求的，是要表露出現代人的煩悶與深愁的，是要喊叫出平民和勞動者的一般生活待遇的不均的痛苦；換句話說，他們就是要在詩裏表現出人生藝術的精神，以爲詩的價值功能專在實用。但又有一派人主張詩是應

藝術的衝動而產生，其價值效能專在美的產生，和快樂的產生，并不受什麼功利主義的支配的；他們以爲詩的價值專在快樂。這不消說便是藝術至上主義者的見解了。同時此外又有一班詩人文學家，持着調和折衷的論調，他們以爲詩之所以爲詩，是自然而然的，是並不拘定界限的，表現或批評人生時可以見出實用的價值，主觀抒情的自己衝動時又可認出快樂的功能。他們對於詩的價值功能的問題，主張把實用說和快樂說合爲一體；這自然是把人生的藝術和藝術的藝術這二大派別投入熔爐融化而重新鍛出的第三者的調和論了。——總之，關於詩的幾個根本大問題，大多數文學者的主張都是各執一說，各是其是，絕對不能够有同一的見解的。所以我們要解釋這幾個詩的根本問題，是萬分困難，複雜而且糾紛。然而我既有這樣不怕艱難的勇氣，這樣熱烈誠摯的希望，提起筆來一口氣要做出這一部洋洋巨著的新詩和新詩人；最先對於詩的幾個根本大問題，自然不能輕輕放過，不給他一個切實圓滿的說明的回答。下面所說的，便是我個人對於詩的幾個根本問題的直覺和經

驗，而大膽的赤裸的詳細敘說出來的。

第二章 中國詩和歐洲詩的分類

詩，這個名詞，英文的語根和法文的語根，都是起源於拉丁文的語根的；這大概是創造的意思。若說到他的沿革的分類，實在十分繁雜，類別多端。然而無論何國的詩歌，其最初大概都是起於民謠及抒情詩，這是中國和歐洲各國所相同的。我國的三百篇裏的國風，完全為當時的民謠及抒情詩；因為古代的語言簡單的緣故，所以成為普遍的四言體。（三百篇裏雖然有些不是四言的，但不過是偶然的例外，其大多數皆為四言。）直至南方的騷賦文學發生，屈原宋玉這一流大詩人興起，方纔有偉大的長節韻文；至李陵蘇武的唱和及古詩十九首，纔有完全的五言詩；至柏梁詩纔有完全的七言詩。（柏梁詩以前也有全首七言的，如飯牛歌，大風歌等都是，但自來都稱為歌，不稱為詩。）律體和絕體是六朝時發端的，到唐朝纔正式成立，成了普遍的正宗詩體。宋元二朝，詞曲勃盛，幾有替代五七言的正宗詩體的趨勢。明清

之世，劇本，傳奇，彈詞，也都很盛行；其間的字句的組織，少則三言或一言，多則十言或十餘言，推其原因，無非是根據着語言的自然進步哩。歐洲詩的發源，起於民謠及幼稚的抒情小詩，舞歌，神曲，牧唱，農謠，等等。到了近代，詩體大爲發達，種類繁多；然大約概括的可區分爲律文詩及散文詩這二大部分。律文詩全盛於古典主義時代，現在雖然還占有一小部的勢力，但比起當時實在是一落千丈了。律文詩格律謹嚴，韻調整鍊，和我國的律體正差不多；就其形式而類分之，大概爲民謠，律文詩，無定韻律文詩，諷刺體詩，抒情短歌，十二言體，十四行體，這許多種。散文詩起於近代，大別是二種：一種叫做散文詩，一種叫做自由句。自由句起源於法蘭西，感情揮灑，不爲音律所拘束。散文詩也導源法國，以散文的形式去表寫詩的情緒意境，而自由發展創作力的。總之，無論中國的四言體或五七言律絕體，歐洲的律文詩或散文詩，都是就詩的外形上區分出來的。但我們若是在內容的性質上區分，又可別爲史詩，劇詩，抒情詩，這三大派別。史詩又名敘事

詩，中國如杜甫的北征，兵車行，諸將，哀江頭，哀王孫，洗兵馬，諸篇，李商隱的韓碑。元稹的連昌宮詞，白居易的長恨歌，上陽宮人，新豐折臂翁，諸篇。和其餘唐宋一般名詩人咏史紀事的名作，都可算是有史詩的性德，歐洲如英國的彌兒敦，斯各德，德累登，這三位的長詩，和意大利的檀德的歌曲，便都是史詩的著名代表作品。劇詩又名樂詩，在歐洲當推英之莎士比亞，彭蔣生，法之聾俄，拉細勒，高兒奈葉，諸大詩豪的傑作爲代表。中國如漢魏的樂府，關馬鄭白的曲，及其餘元明清諸家的院本傳奇，像西廂記，燕子箋，牡丹亭，桃花扇等，都有劇詩的意味。抒情詩專以抒發纏綿的情緒爲主，歐洲近代最盛，其間尤爲偉大不朽的，在英國則有彌倫，華德司華士，騷昔，柯爾立基，薛萊。在法國則有繆率，德那微尼，那馬第勒，佛朗士。在德國則有雪內，歌德，等等大抒情詩豪的偉大抒情詩爲代表。在中國則如詩經裏的國風，和後來的十九首，子夜歌，長相思，等類的古詩；和李商隱，溫庭筠這一流詩人的感興詩無題詩，和周柳姜張等詞家的詞的一部分，

以及近世袁枚龔自珍等詩人的重性靈尚情思的浪漫作品，其靈感真摯的情緒，都有合於抒情詩的意義。要而言之，史詩的性德，是以紀事為主；劇詩的性德，是以樂歌為主；抒情詩的性德，是以抒情為主。史詩和劇詩，在古代爲最發達，但到了近代及現代，詩的精神形式兩方面都大大的起了革命，詩歌的作用，永遠以抒情為主，史詩與劇詩，幾乎被排出詩的領域以外去了。以上是說明中國和歐洲的詩的沿革的分類。

第二章 詩的組織

詩的本體的組織，可以分做兩方面；一面是屬於思想的，所謂文學的內容，一面是屬於形式的，所謂文學的外象。內容的方面，是詩的精神；外象的方面，是詩的藝術。詩的藝術是用適當的文字表寫詩的精神的一種方法，詩的精神是被表寫於適當的文字（詩的藝術）的一種意境；換句話說，詩的藝術就是詩中的音節和字句，所以也稱做外形。詩的精神，就是詩人的情緒思想和宇宙的人事景物，所以也稱做本質，爲便於研究起見，我現在且把詩

的本體的成分的組織分析而表列之如下：



第四章 詩的意義和價值功能

詩的本體的成分的組織，既如上章所述，我且進而詳言其意義和價值功能。

在我們中國的古籍裏，對於詩的意義解釋得最好的，我以為是虞書上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十二個字。現在且把這四句話來申說一下。詩言志，便是說詩是發抒感情表達意志的東西，和那些專門記載事實

或辯論解說的文字不同。那麼，詩便是主情的文學了。歌永言，便是說詩是可以唱的東西，是有節韻的和諧的，和那些不能唱的散文不同。聲依永，律和聲，便是說詩可以唱，所以有聲，能合律，所以聲韻調和；那麼，詩便是音樂的文學了。此外朱熹的詩經傳序也說得很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音，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這裏所說的思，便是虞書上的志；這裏所說的自然之音響節奏，便是虞書上的聲律；所謂志，思，便算是我們自己思想感情上的一切的活動之所謂自然之音響節奏，聲，律；便是把我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活動爲一種音樂化的表現。前者就是詩的精神，後者就是詩的藝術。詩的本質精神，以情感爲生命，詩的外形藝術，以音律爲主要。我們情動於中的時候，必然要發於外，發於外的時候，必然要帶些自然的音韻調以助成其美化具體化。所以稱做詩的，就是託外形表現於音樂的三種情感

的文學。原來文學的最初的起源，無非是表示一個人的腦殼裏的單純思想（情緒）的；太古的人民在耕牧樵釣之餘，休息嬉遊的時候，感着山川雲霞草木蟲魚的自然的美麗，心腦中便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神秘的欣悅，就不期然而然的發露出一種驚歎讚美的聲音；天籟自鳴的歌唱，這種聲音歌唱自然而和諧，流利而清亮，可以感動他人，促成同樣的快覺；若用文字把這種聲音歌唱寫出來，便成為韻文。我們現在所稱為民謠，稱為農歌，稱為俚唱，稱為古詩的，就是這一種韻文了。大抵古代這種詩謠，都是出於農夫漁父兒童婦女之口，很自然的抒寫出他們一時的直覺和情感的。詩經傳序上所說的：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便是指此而言。以丰姿天然，不假粧飾的語句，表寫出真摯爛漫敦厚纏綿的情緒，所感既深，悲欣俱甚；故其動人的力量最強。照這樣看起來，一首真詩好詩的完成，其中自然的音節和真摯的情感，這二件主要成分，

自來我國的詩人文學家，對於詩的定義，從沒有一個曾下過具體的圓滿完善的解釋。我國從來的文學書裏，並沒有專門論詩的偉著；其間像鍾嶸的詩評，劉勰的文心雕龍，沈約的四聲譜，裴子野的雕蟲論，沈□的詩體明辨，以及詩苑類格，藝苑卮言等書，都不過是考示詩的源流，推敲詩的利病，或研究聲韻，或尚論體格。至於詩的定義的問題，却絕對不曾注意；偶然雖曾說及幾句，大也都解釋得不詳切不澈底，只有歷代的詩家所做的幾部詩話，尚稍稍會論到詩的定義的問題。大抵他們對於詩的定義的見解，有的是從精神方面立論的，有的是從藝術方面立論的；從精神方面立論的，大都是以爲詩是主情的文學，其他偏於智或偏於意的辯論記述的文學，便不是詩；這就是根據着上面所說過的詩言志這一句話而言的。從藝術方面立論的，大都是以韻調格律做詩的標準，沒有韻調格律或有而不工整不謹嚴，都不算是詩；所以歌，賦，騷，辭，詞，曲，傳奇，在自來的文學者，都不承認他是詩。他們只認定每句五言或七言每首四句或八句的才算是真正的詩。因此詩的

定義，在我國是很狹小而且很簡單的了。歐洲各國的詩的定義，從古昔的時候，像英國的一般作家，已經普遍的把詩定義為創造，這自然是本着哲人亞里斯多德的論調而定的。到了中世近世，如歌德蘭杜這一流大詩人，都以為詩之所以為詩，是在形式上能為藝術的表現與否以為斷；（詩不單是情緒或表現的事情，他是形式的創造，思想被潛伏在詩人的內部，工作的精巧的熟練變成形狀，這創造的能力就是詩的起源，感覺情感或語言不過是他的原料罷了，）這都是從藝術方面下詩的定義的。至於注重於精神方面的，近世的作家之中，也大有其人。他們的主張，多以為詩與其注重形式美的藝術，寧注重內容上情緒的想像的要素。主張此說最有力的人，也許可以說是英國的華德司華士；他在說明詩歌定義的論文裏，曾說明詩歌的發達的理由。據他說，詩是起於心歸平靜的時候，情緒發動而為熱烈的感情，最初的情緒平靜的攸慮直到消滅靜止，而空想的情緒即代之以生。他又曾把詩歌上情緒的性質和價值加以充分的說明，他的結論是說詩歌是由感情惹入人心中間的誠實，是

知識的最初又是最後，又是知識的活動與精神。涅司金對於詩的定義也和這個差不多。他說，詩是基於高尚情緒的一種空想之表現。此外又有一班作家以爲詩的定義是涉於神秘的空想的，他們以爲詩這東西不但要訴於理解力，尤其當和玄妙的空想結合。最初唱此說的，便是無神論者的英國少年詩人薛萊，白朗寧在他論評薛萊的論文中，說詩的意義是在把世俗的東西弄成神秘的，自然的東西弄成精神的，實際的東西弄成理想的。英國的勃來克和俄國的梭羅古勃他們二人的詩歌定義的見解，至少也有幾分和這個相同的；這又是一種新奇論調了。又有一派詩人，主張詩應該和真理哲學接近的；這派定義的來源很古，因爲古代的哲人亞里斯多德已經會說過詩是一切文學中最有哲學思想的這一句話了；但是在近代，此派主張又很時髦了。歌林在他的詩的真功用裏曾說道，詩的真使命不單在供給快樂，不單在表現有利或有害於人的感情，不單在增進我們人性的與人生的知識，他的使命是在理想的真理的默示。……印度的詩豪太戈爾，在他的詩集或詩的論文裏也時常顯露出這

派詩是一切文學中最有哲學意味的主張。又有人說詩是人生之批評的，那便是馬泰阿諾特，他在他的有名的詩歌定義中，說詩的根本就是人生的批評，詩人之所以偉大的，就是以其能將理想很有力的很美的應用到人生上去；去答復這人類怎樣生活的問題。又有人說詩是作者的自己表現的，那便是生田春月。他在那本新詩作法裏面說，詩是詩人一種自己的懺悔，是作者自己生涯的反映，是用韻文寫的自敘傳，是一個人的正直的告白。又有人說詩應該表現出音樂的精神的，那便是加萊爾，他曾說詩歌是音樂的思想。在這衆說紛紜之中，其能比較的對於詩的義解釋得明白完美的，能出以思精體大的議論的，也許可以推到亨特。他在他的何謂詩歌的論文裏，說詩的內容可由空想及想像說明之，其言語可由離合的法則調和之，詩這個東西，便是我們對於真理，審美勢力等的感情之溢出。這個定義雖下得很爲具體，但總嫌其稍爲疎闊一點了。所以我以爲在近世的詩歌定義中，對於詩的形式內容和效果能具體的加以充分廣義的說明而又很確切很短小精悍的，那麼，就不得不

算到斯鐵德曼。據他在詩歌的性質這一部傑著裏所說，詩是由音律的空想的言語組織而成，而用以表示創意，趣味，思想，感情，及人心的內部的東西。斯氏這種包涵萬象適切簡當的定義，在近代一般詩人或詩歌論者的詩的定義之中，恐怕可以算是最完善最確切的一條了。

詩的意義，和古今中外的詩人詩歌論者對於詩的定義的問題的種種見解。我上面已經說得很詳明了，現在且來說一說詩的價值功能。

詩是文學的一部，文學又是藝術的一部，藝術的發生，是起源於人類有一種藝術的衝動；這藝術的衝動，大概又可分爲二種，一種叫做實用衝動，一種叫做遊戲衝動，實用衝動表現於藝術的，是爲人生的藝術，其意義和價值是在實用；遊戲衝動表現於藝術的，是爲藝術的藝術，其意義和價值是快樂；我們若把這藝術衝動的原理來論詩歌，那麼，詩這種藝術的發生當然是原於遊戲衝動的，然當其爲自己表現或人生批評時，自然發見他實用價值和功能。及其完成之後，詩人由作者的地位移到讀者批評者的地位，玩賞吟誦

，便覺得有精神的美，而生出一種神秘的快樂，自然於實用本能中又發見他快樂的價值和功能；所以詩可以說是爲人生的藝術和爲藝術的藝術調和而成的；是要把實用的價值功能與快樂的價值功能合做一體的，是要於實用中覺着快樂，於快樂中認出實用的。但有偏主前一說的說，詩不問工拙，唯其智識，唯其在實用，唯其能爲人生化。又有偏主後一說的說，詩不問善惡，唯其美，唯其在快樂，唯其能爲藝術化。於是就分做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二派，成了爲人生的藝術和爲藝術的藝術的兩大趨勢。其實沒有現實的智固然不能成詩，但是缺乏了空想的美，又那裏可以稱爲詩呢？理想主義的詩人，以爲詩完全是屬於理想的空想的，對於人生實際一點沒有關係，只靠着他們的想像力和一時的熱情，去自造夢鄉裏極樂國，一方面主張藝術的唯美主義熱情主義，抹殺一切深深地置在人生社會的痛苦與深愁，其不切實和其抽象，原是很錯的，但是現實主義的詩人，又把詩看做一種專門傳播思想或批評人間的社會教育工具。他們對於一切的自然事實的材料，從不曾下過一番默想